第三十二卷

三教部 四

陰神
入冥和尚　浮提王　冥判
掠剩使　氤氳使　飛天夜叉
鬼
武陽墓中　岳神助戰　番禺女鬼
棘闈鬼　妄品子　點屍
木鬼　蔡邕作仙　陰鬼
鬼戶　倦鬼

正報

大之報德　敬君之義　掩骸遺報

不殺無辜　陰德之報　代父受殺

卷三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三教部四

陰神冥和尚　寇萊公　暢璀　掠剛使者
氤氳大使　髮僧

昭宗初年鳳翔釋甯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蕣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兎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牕

牖甲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於官皆以爲妄其後一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著於簿籍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岐下號入冥和尚（宋高僧傳）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亦言無害公當爲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

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代醉編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伯相衛間一宰居常慊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藉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巳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晩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

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
即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
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生死凡人
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
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
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
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
與暢俱詣州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
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
弟令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

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
館於縣宅益爲款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
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
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
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
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
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
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可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
置案筆硯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鎖天明持鑰相
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遥賀暢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戎幕閒談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見前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荼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

其邸及褰簾入見眞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
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赳赳如此乎璞曰吾爲陰官
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剩使耳職
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
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
數外數外之財即爲之剩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剩
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所
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剛而掠之也元方曰所
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懐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
一一有成數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搜神記

朱廸家居陽習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廸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别種碍

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爲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疫病而殂青巾盖仙也淸異錄

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墨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髪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也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遥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髪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

何也云後有人覔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其尤者也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耳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

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下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 廣艷異編

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蜀檮杌志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兵擊龍門賊夜過韓

津口聞小橋下二人語明日毋大郎疾我輩難亦不少
神堯問之二人拜泣曰我漢兵也奉岳神管押七十二
人赴龍門助將軍討賊我二人骸骨在此因少憩感傷
復問之謝言將軍大貴人也遂辭云大隊至矣頃疾風
薇天而過明日破賊七十二矢皆中復得其矢龍城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
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隨身及應舉納試却
誤納書帖歸館取書帖覩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
計無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

曰某即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三萬錢見酬公悅許之逡巡賷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贍其家 佳話錄

郭鄩罷櫟陽尉窮居京輦肹蠁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餧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運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鄩究問其事云

先得安品子郭言於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
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
命酒爲歡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
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
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悋未經數年遂至貧困 劇談錄

成都漆工艾延祚建隆甲子歲爲賊所驅於郡置造漆
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
延祚因上樹匿於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
遂下樹於積屍下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
人且無燭炬因竊覘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僵

厥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儓厥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茅亭客話

贑州與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廣輿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齊諧記

永樂初嵜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乏以搆疾迎醫醫胗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爲人旣爲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耳談

高太史季廸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盖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

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爲鬼戶

鴞林子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惟汝之來默默冥冥非尫非聱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俔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眛囬瞬成黑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拏如維將掉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林入人

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十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汝一至令人莅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佶倔徵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如尹文之坐幻達摩之逃禪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吾將抽戈淬刃懸桃鷹棘出子於莽泱之野渡子於逍遥之域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言訖假寐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甦肩弛背垂頭曳趾而來曰爾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蜉蝣之

出必以陰宴魑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摵腋晉侯蠱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吾以安靜爲體柔靡爲形入乎優游之室甜乎偃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昔者董子下帷吾不能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吾即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棲雪案影伴螢燈啖黃虀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即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粱肉服羞綺羅游娛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憩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

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閑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橫遂與我而相依蓋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菭洋玉樓𩆪頹心俱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袪耶則鬱荼之令誰何爾何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志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遠離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叨叨乎 袪倦鬼文

正報

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

澤深後世故其子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史記年表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復下女於水中將渡遥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水經註

元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滫以養母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眞伽怙寵横行率
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
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貸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
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意將何爲
珏愀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乃斵木爲
櫝復以黃絹爲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
之各蕝地以藏詰朝事訖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三日
總浮屠下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名曰鎭南
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
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

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陛陛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夾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得珏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且告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珏後獲三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野史

宋曹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

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圯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繩水燕談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家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

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詠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不允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寛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息果不可免除爲此計未晩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距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説百金爲餉拒不肯受至捐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廹長立皆好學馳譽廷袤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爲名士越人以爲

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

馮履祥七八歲卽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弟子員丙辰四月十一日倭賊卒犯縣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値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皆履祥孝感所致云 萬姓統譜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終

第三十三卷

三教部五

懲報

常住錢　三分天下　殺降人
賈充生勘　孫元弼　走馬報
嚴武　秦檜　東窻事
蔡居厚　灰骨　宋祚得失
番舂木犁　夾兒　瓜報
轉蒐　截身
陌上啼聲　貞君　王明兒

林鎬　韓擒虎　玉簫
武侯後身　五臺僧　還我山河
前身女子　奎宿蘇軾　秦王入寺
陽明前身

卷三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三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五

愆報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厘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來世作牛馬償之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爲萬刼之艱難若拾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藏經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絶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

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卽高祖也伏后卽呂后也曹操卽韓信也劉備卽彭越也孫權卽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絶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 通鑑博論

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本傳 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殊可哀警

賈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憂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汝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首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鐘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充去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繼死於鐘下賈后服

金酒而灸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搜神記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貳人通姦範出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户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桃英與元弼有私而範不察辨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願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首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
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
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
範未敢言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
然大魘連呼不醒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
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
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
中以手摶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死 廣艷異
唐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
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内中爇炭火銅盆

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烹驢亦如前法昌儀取鐵橛丁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之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脅取腸良久乃死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宗搥雙脚折搯取心肝而後死斬首送都時人號爲走馬報問羊集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麗嚴公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覺乃暴於官司以狀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迹乃已嚴公后爲劒南節度使病甚本性强尤不信巫祝忽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正寒温畢謂武曰公疾厄至重寃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柰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

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無道士曰
適入至階前寃死者見某備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
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寃殺已爲請得
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
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器絃武大悟叩頭於道
士曰天師誠聖人也爲之柰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
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内乃舁
武於堂門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
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
噀又以柳枝掃地却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

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瑟
琶絃結於嚥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
見驚惻甚且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
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某於他所則可何忍見殺武
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求免道士亦懇爲之請
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
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遂出至閤子門遂拂然而沒道
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卒焉
廣艶異編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

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貲産皆没官金人聞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泰大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

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廟有考試官歸自荆湖
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爲看陰間趙宋
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
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山堂肆考
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窻下掐橘皮沉吟
不决妻王氏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縳虎容易縱虎
難檜計遂定片紙傳獄卽報飛死矣飛旣死檜向靈隱
寺祈讖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卽賦詩
曰棄了袈裟别了僧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
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

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僊僧去檜令隸皂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巖邃僧坐決事卽作詩僧也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犯矣 江湖襍記

昔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泊刼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以禳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拱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爲儒者敢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

聯貫極為枯瘠又持血一桶自頭澆灌澆畢大叫如是數四遥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只此理鄆州一事誅降戮服可為乎 感應篇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昪以都轉運使主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窗牖皆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克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昪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曰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

字后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歿其妻哭之哀又三月亦歿已而溶亦歿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一人夜過鄆州野中見室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内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得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乎哉岩下放言

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斡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覩其形貌

政與藝祖絶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顔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
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七修類藁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黎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
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分其屍自是番舂則頭
痛亦不用牛犁田只木爲犁嗟嗟慘乎天豈無報乎 夷考
夾允宋人性斂而貪求仕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死罪
繫獄聽決其僕謀於允曰主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允
乃詐許之得財巨萬乃假成文卷爲輕罪詰日發落乃
夜較獄曰商得死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加刑不

數日而歿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印判發落夜暴歿僕曰非不盡心無柰命也乞尸化歸乆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惜無子繼後乃取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元授台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十七病歿於家父母哭之悲歿親鄰共惜之踰月而塟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隣里以爲尸腐抱持開棺遠視尸變爲四五十有鬚者乃富商貌也乆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人爲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于集末 永樂大典八

孝宗弘治八年長圻墩者黃郡產瓜蓏地也有一老圃

蓄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抉籬盜食之老圃持鋤擊丐者死恐人知即瘞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衙官購佳瓜僉謂老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剖之瓤瓣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丐者食瓜子尚滿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汁故赤若此老圃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斃獄

轉魂　載身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

啼腹中及生不舉埜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養之水經註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爲訟之遂卧慶尸之傍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耆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譔搜神記十二真君傳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備有情焉復勑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

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灸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戸限鬼來入人室内記人罪過越限撥腳則忘事矣 幽明錄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爲工科給事中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即疏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上聞乃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傷寒寒熱繼作神思恍然鎬素訐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卒氣

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冥目間見二
鬼使如力士狀卽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纚屬
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內縲絏枷
杻者不可勝紀俄至大殿欄楹炫彩燈燭煇煌一紫袍
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
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著林鎬善
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
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牛或馬或鱉或魚殊類
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
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善旁而去善條墮地

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救萬民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擊磬聲乎遂一捶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說海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歿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代醉編

韋臯未仕時寓於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寶待臯甚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卽以贈臯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絶食而死後臯鎮蜀荆寶往問玉簫知其已死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宋遺史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

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矦之後身耳武矦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矦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劒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宣室志

馮京患傷寒久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縁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

日勿載誌中 諱圃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閤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肅王卽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亦不偶 湖海新聞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涪陵江石間春夏爲江水所侵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淸老淸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旣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何遠春渚錄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唯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行營雜錄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貴耳集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旣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代醉編

終

第三十四卷

五倫部 一

君

搖搖惕惕　黃帝之世　事天任地

湯綱　文命　禹皷

君門萬里　徙熒惑　嘖室之議

何可恃　劉項得失　堪冠堪室

安反側　任度離俗　老兵

創守　乙夜觀書　黜權萬紀

帝王有命　不忍燒羊　異物遠避

三條帶　危枕粉盤　御封一匣

號小堯舜　勝殘去殺　誓儉草

生事蹙事　還我中夏　白帽子

靖難諸臣　親親之義　土木之變

武宗微行　彗孛出井

卷三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乙

君

黄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黄帝巾几銘

黄帝之世國亡衺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所養

堯在位七十載丹朱不肖不足嗣天下乃求賢以巽於
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
於衆詢四岳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
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忠信亡
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
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耆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
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
之言席壟垤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
館之於貳室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說苑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巳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周書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

才不足也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 管子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呂覽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不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

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管子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禮記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惟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史記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

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闈而遺其烏帝曰
兒眞㓜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
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文海披沙
光武進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
毁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嘉謀録
隋文帝手勅靈藏法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
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佛祖統紀
唐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
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
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妾聞主聖臣忠徵

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綱鑑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此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朕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通鑑

文宗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

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謌謌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欷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歛袵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杜陽雜編

唐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唐史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

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綱目

宋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毎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東軒筆錄

宋眞宗東廵告功泰嶽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

熊虎豺豹莫知其數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嶽靈勑五伯里內蜂蝎蠆毒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清瑣高議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返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揆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

略皆用世之智也西湖志
武肅王起仄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
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有
所記則晝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
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
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
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
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覇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又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
祖皆不納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

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石林燕語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節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

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
嘗思貧民饑餓猶在巳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
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
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
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
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
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
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晩年與羣臣議多
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
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

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
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
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
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
言之切不絕於口 金史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
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
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
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顔出天
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

見一死人頭輙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元史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内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宫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草木子

元憲宗即位問耶律楚才治天下之道楚才曰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帝問何者爲害楚才曰一鄉有一個歹人一鄉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鄉都安一城裏有個歹人一城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

城都安朝裏有箇歹人天下受他害除他一箇歹人天下都安於是罷久任之官貶各郡豪富故元於五十年之間天下都得燕安 原始秘書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

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郊外農談

國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傅之僧姚廣孝知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文皇帝使召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乃作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

殿下何自輕如此文皇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
珙不對乃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
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
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肘若玉印狀龍形虎步聲若洪
鍾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
入邸是時諸王多以罪廢湘王自焚死成祖不勝悲憤
乃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
屯近地者日見迫脅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
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

狀齊泰等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勑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有勑使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牀下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勑擒殿下殿下

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
生我 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
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
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耶成祖問
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成祖
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
事得旨逮殿下 朝使今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
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
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中圍府苐索所建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内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内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逮官屬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成祖曳杖坐賜

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之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呵責貴昺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苐爲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昺幷執葛誠盧振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入門惟西直門未下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 皇明鴻猷

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輙以矢刃加至是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及駕驅金陵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幷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

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耶吾來欲翼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宮自縊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紞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斬衰服哭學

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
何如孝孺曰殿下旣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成
王有子在成祖詰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
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
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
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塟議遣
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比成祖將入城學士楊
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
遂謁孝陵畢欷歔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
文武羣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

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成祖曰諸王羣臣旣以爲奉宗
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循衆志
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
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
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
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
閏七月羣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
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於北京
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
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

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王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　皇明鴻猷

明天順朝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内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
入自此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
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皇
明通紀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時中官王振巧黠多智上寵任
之振猶憚太后嚴明不敢肆太后崩振始横國事皆自
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冦塞下也先虜黠酋也
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化忌之異處普化亦娶也先
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
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

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荅詔
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
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御之既行王振請上親
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
命下舉朝震駭連疏懇留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
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
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
以行迫無備衆心疑沮報敗踵至諸臣上疏請班師振
不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
雲如繖罩營上雷雨大作不可進振始懼下令班師八

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師三萬騎還禦之敗没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十四日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勑許之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川野諸宦豎宿衛士被矢如蝟上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

欲加害知院伯顔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不可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顔帖木兒營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報京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一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閹門衆

擁謙等隨入有旨令籍振振黨馬順從傍沮給事王竑
捽順頭衆爭毆擊之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
人因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少須執振至
錦衣衛指揮王山于謙啟王降旨奬諭百官明日移王
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眞之議矣陳鎰奉令旨籍
振并其黨彭得清陳官等家皆沒官鬻於市振暨弟林
等已從駕死於虜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
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
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
劉安等出見獻衮服上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

備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返上索西
瓜雪梨與虜食訖去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
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
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二十九日皇
太后命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
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
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
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時
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

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專事討賊復仇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時上皇留虜中朝廷以虜使不可信久絕不通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名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卿爲

我圖倘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又泣實等見也先曁伯顏帖木兒具無他狀蓋朝廷絕和議虜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多厭兵思還意實等遂辭歸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入貢原非正使幣數多自剋欺隱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使所從人率爲姦他所淹留不關中國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不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

御否善言天位巳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復來迎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歸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册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

使臣又明日伯顏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率諸酋送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覘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至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於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諸頗聞隙景皇帝恩禮漸衰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外通仍鎔鐵錮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

宗在儲位景帝即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
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有疾久不視
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
與羣臣屢疏請立東位蓋復憲宗云羣議紛起有白太
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
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
侯石亨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盍圖之徐有貞亨
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出狩非以
遊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

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軏等曰兩日前
曾密達之至十六日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
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
與密謀云虜且夜入寇近地須宜備不虞自是納兵大
內有辭人無疑者遂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俄聞城中
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舉撞又令勇士踰
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軏等入見太上皇帝
燭下獨出呼亨軏等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辭云請陛
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衆挽舁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衆翌升奉天門幷登黼座遂鳴鍾鼓啓諸門殿上呼譟衆尚不知故徐有貞等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英宗既復辟乃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詔下獄命有貞入內閣參預幾務未幾封武功伯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封太平侯張輗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二月朔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爲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
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
賜死以殉葬唯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
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
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臠於市
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景
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訃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
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正德九年二月帝始微行十二年八月上出幸宣府等
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彬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屢導上出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之時未遠可爲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十三年春上復出關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朔上以太后將祔葬詣天壽山祭告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切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

行命内閣草勑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不省時上必欲内閣草勑屢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勑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勑是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上大怒手劍擬之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

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
儒亦助言之謀遂寢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
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
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師三
月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
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臣舒芬
等連疏乞留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
徐鏊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
有七人跪於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跽五日於是數日
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
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
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
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
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
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等俱爲民
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
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劉校
等共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八月下詔南京大學士

梁儲蔣冕扈從時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入奏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處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充軍以猪音同國姓也又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曰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

梁儲蔣冕自執書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之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内上之上始議北旋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月駐蹕通州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世廟威福必自己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姚良

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孚敬奏辯謂項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側媚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則一言而山岳可排鰲疏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鋐上咈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世廟識餘錄